

上尉的女儿

漫步氤氲人性芬芳
的古道上

丛书主编 刘志权



世界经典中篇坊

WORLD CLASSIC

传承文学传统
再塑文学精神

Pushkin

[俄] 普希金 等 著
李菲菲 等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上尉的女儿

漫步氤氲人性芬芳
的古道上

〔俄〕普希金等 著
李菲菲等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尉的女儿 / (俄罗斯)普希金等著;李菲菲等译

.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4.1

(世界经典中篇小说坊)

ISBN 978-7-5399-6761-5

I. ①上… II. ①普…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1536 号

书 名	上尉的女儿
著 者	[俄]普希金 等
译 者	李菲菲 等
责 任 编 辑	黄孝阳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185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6761-5
定 价	29.5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001 上尉的女儿
[俄] 普希金 著 李菲菲 译
- 137 特雷庇姑娘
[德] 保尔·海泽 著 卢艳梅 译
- 177 红帆
[俄] 格林 著 初广晓 译

上尉的女儿

[俄] 普希金 著 李菲菲 译

爱惜衣服新衣起，珍惜名声年少始。

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

珍惜名声年少始。

——谚语

若在近卫军，他明天就该是上尉。

不必了，让他去部队当兵吧，

说得好！让他多受些磨难和痛苦……

……

可是，他的父亲是谁？

——克尼亚日宁^①

我的父亲，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·格里尼奥夫，年轻的时候曾在米尼悉^②伯爵手下当差，17××年以陆军中校退役。从那时起，他便住在他的辛比尔斯克村里，并很快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——阿芙多吉雅·瓦西里叶夫娜·尤结了婚。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九人，但除我之外全都夭亡了。

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，承蒙我们家的近亲——近卫军少校

^① 克尼亚日宁(1742—1791)是18世纪的俄国诗人及剧作家，这几句话引自他的剧本《吹牛者》(1784)。

^② 米尼悉(1683—1767)是18世纪俄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。

柏公爵的照应，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登记入册成为一名中士了^①。万一母亲生下个女儿，父亲便会申明这个尚未出世的中士已经死亡，这件事情便就此作罢。在我学业完成之前，我一直算是请假。那个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现在不同。从五岁起，我被交给马夫萨维里奇，因为他不喜喝酒，于是让他来作我的管教人。在他的管教下，我十二岁便学会了俄文，并且已经能够很好地判断猎狗的脾性。这时候，父亲又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，麦歇^②波普列，他是跟随我们订购的供给全年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起从莫斯科来的。他的到来使萨维里奇非常不高兴。“感谢上帝，”他自言自语道，“这孩子梳洗得干干净净，肚子也吃饱了，何必再白白花钱雇个麦歇，就好像我们自己家没有人似的！”

波普列在本国的时候原是个理发师，后来在普鲁士当兵，最后到了俄国来 pour etre outchitel^③，尽管他对“老师”这个词的意义还不大了解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但是非常轻浮放荡。他的主要弱点是迷恋女人，往往因为献殷勤而招致拒绝，为此，他常常一连几天地唉声叹气。而且，他不是（照他自己的话说）酒瓶的敌人，也就是说（用俄语说）喜欢喝几杯。可是在我家只有在午餐时才喝葡萄酒，并且每人只能喝一杯，还经常在斟酒时把教师给漏掉，所以，我的波普列很快就习惯了喝俄国泡酒^④，甚至比他本国的葡萄酒更喜欢喝，认为俄国泡酒对于养胃非常不错。我们俩一拍即合，尽管按照合约，波普列负责教我法语、德语和其他各门功课，但是波普列倒是更愿意跟

① 俄国从彼得一世时起，法律规定，贵族子弟必须在军中服役，并且从普通兵做起。为了逃避这项法律，贵族子弟一出生便登记军职，成年后直接可以升为军官。谢苗诺夫军团是当时享有特权的近卫军军团，所以贵族子弟都千方百计想进入其中服役。

② 麦歇，法语“先生”的音译。

③ 法语，“想当老师”的意思。

④ 一种用水果浸泡的酒。

我学扯几句俄国话,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各自干各自喜欢的事情。我们相处得非常好,以至于我不想再另找老师了。可是,不久,命运就将我们拆散了,事情是这样的:

一天,我们的洗衣女仆,一个胖胖的、满脸都是雀斑的姑娘,和独眼的放牛女佣阿库里卡约好,两人一起跪在了我母亲脚下,承认由于自己太软弱,犯了过错。她们哭诉麦歇利用她们没有经验玷污了她们的清白。我的母亲对这样的事情向来很严厉,就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办事很干脆,立马派人把那个法国无赖喊来。他们告诉父亲,麦歇正在给我上课。父亲便来到我的房间。那时波普列正在床上睡大觉,而我也正在做自己的事情。我得说明一下:他们给我从莫斯科订购了一张地图,它挂在墙上,毫无用处,而我早就看中了这张又宽又厚的纸了,我决定用它做一只风筝。趁着波普列睡觉的时候,我开始了我的工作。当父亲进来的时候,我正在把一条树皮制作的尾巴固定在好望角上。看见我的这种地理作业,父亲揪了我的耳朵,然后奔向波普列,一点也不客气地叫醒了他,接着就对他破口大骂。波普列惊慌失措,想站起来,却不能:这可怜的法国人已经烂醉如泥了。新账旧账一起算,父亲抓住他的衣领,把他从床上拽起来,推出房间,当天赶走。这一下萨维里奇乐不可支。我的教育也就此结束了。

我过着纨绔子弟^①的日子,跟仆人家的孩子们一起追鸽子,玩跳背游戏。在此期间,我已经十六岁了,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

秋天里的一天,母亲在客厅里熬蜂蜜果酱,我舔着嘴唇,盯着锅里滚起的泡沫。父亲正在窗下读他订阅的宫廷年鉴,他每年都会收到一本。这本书一直对他影响很大:每次读后都会有强烈的感慨,

^① 取自俄国剧作家冯维辛 1782 年发表的剧本《纨绔子弟》,该剧上演后,这个词便有了轻蔑的意味,专指愚昧无知的未成年贵族子弟。

而且总是令他肝火旺盛。母亲深知他的脾气和秉性，总是想尽办法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尽可能远一些，于是，父亲有时候几个月都看不到。可是，一旦他碰巧发现它，就会一连几个小时不离手。于是，父亲就读起那本宫廷年鉴来了。他时不时地耸一下肩头，并且低声重复着：“陆军中将……在我连队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士呢！……两种俄国最高勋章的获得者^①！……可是不久以前他和我还……”最后父亲将年鉴往沙发上面一丢，陷入沉思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忽然，他转向母亲：“阿芙多吉雅·瓦西里叶夫娜，彼得鲁沙多大啦？”

“眼看就十七岁了，”母亲答道，“彼得出生的那年，正是娜斯塔霞·盖纳西莫夫纳伯母瞎了一只眼睛的那年，那时候还……”

“好啦”，父亲打断她说，“该送他去服兵役了，别再让他在女佣的房间里乱跑，爬鸽子棚了。”

想到不久就要和我离别，母亲吃了一惊，勺子滑落进锅里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。相反，我却欢喜得难以言表。一想到服军役，我便立刻联想到自由，联想到充满各种乐趣的彼得堡生活。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名近卫军军官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。

父亲从来不会改变他的主意，也不爱拖延。我出发的日子定下来了。在我出发的前天晚上，父亲说他打算给我未来的长官写封信，叫我带上。他要来了纸和笔。

“别忘了，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，”母亲说道，“代我向柏公爵问候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希望他能对彼得鲁沙多多关照。”

“胡说什么！”父亲皱着眉头回答道，“我为什么要给柏公爵

^① 指获得最高安德烈勋章和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勋章这两种最高级的勋章。

写信?”

“是你说的呀，你要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写信呀。”

“是我说的，那又怎么样?”

“可是彼得鲁沙的长官是柏公爵呀，彼得鲁沙不是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中登记了吗。”

“登记了！他在那里登记了与我有何关系？彼得鲁沙不去彼得堡。在那里服役，他能学到什么？学会乱花钱、过放荡的日子吗？不，让他去军队里当差，多吃点苦，让他闻一闻火药味儿，让他去当一个真正的士兵，不要当浪荡公子。在近卫军登记过又怎么样？他的证件呢？给我拿来。”

母亲找到我的证件，它放在一个小匣子里，和我受洗时穿的礼服在一起。母亲颤抖着手，把它交给父亲。父亲仔细看过，将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，开始写信。

好奇心使我着急万分：如果不去彼得堡，那么到底把我送到哪里去呢？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的笔，可是它却移动得很慢。终于，他写完了，把信连同我的证件一起放在了信封中封好。他摘下眼镜，把我叫到跟前，说道：“这封信给你，把它带给安德烈·卡尔诺维奇·罗，他是我的老朋友、老伙伴，你到奥伦堡去，在他的手下当差。”

一瞬间，我一切的光明和希望都破灭了！等待我的，不是彼得堡欢乐的生活，而是那偏僻遥远地方的枯燥日子。刚才还让我心花怒放的差事，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幸。但这是无法争辩的事实。第二天早上，一辆带篷旅行马车来到大门前。我的提包、装有茶具的旅行食盒、几袋面包和馅饼——这些家庭溺爱的最后一点表示——被装进了马车里。我的父母亲祝福了我。父亲对我说：“再见，彼得。对于你宣誓过的人，要忠心；要听长官的话；不要想着

讨好长官；别强行揽事干；也别推脱自己的责任，要记住这句谚语，‘爱惜衣服新衣起，珍惜名声年少始’。”母亲含着泪叮嘱我注意身体，又叮嘱萨维里奇好好照顾这孩子。他们给我穿上一件兔皮大袄，又套上一件狐皮大衣。我满脸是泪，跟萨维里奇坐进篷车里，上路了。

当天晚上，到了辛比尔斯克，我们要在那里停一天，买一些必需品，这件事由萨维里奇去干。我则留在旅馆里。萨维里奇一大早便跑出去买东西。我望着窗外肮脏的街道，实在是有些烦闷，于是我便在旅馆的各个房间里踱步。走进台球房，我看见一个高个子老爷，三十五岁上下，留着长长的黑胡子，穿着一身长袍，手里拿着球杆，嘴里还叼着烟斗。他在跟记分员打球，记分员若赢了就喝一杯伏特加，输了就在台球桌子底下爬一趟。我就看着他们玩球。他们玩得越久，记分员爬的次数就越多，最后终于留在桌子下面出不来了。那位绅士在记分员的头顶上说了几句尖酸的话，似乎是在作悼词，然后就邀请我和他一起打。我拒绝了，说我不会。他似乎觉得很奇怪，略带遗憾地看了我一眼；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。我得知他叫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祖林，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，他到辛比尔斯克是来招募新兵的，现在就住在这家旅馆里。祖林邀请我和他一起共进午餐，就像当兵的那样，随便吃点啥。我欣然应允。我们坐下吃饭。祖林喝了很多酒，还向我敬酒，告诉我应该习惯军队的生活；他给我讲军队中的趣闻，笑得我前仰后合。这顿饭吃完我们两个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朋友。这时，他提出要教我打台球。“这个对于我们当兵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，”他说，“譬如说，行军到了一个小地方，有什么好干的呢？总不能老去打犹太人吧^①？只好到旅店中

① 当时犹太人地位低下，军人有时以殴打犹太人作为消遣。

去打台球；如果那样你就必须得学会打！”我完全被他说服了，于是就用心地学起来。祖林大声地称赞我，对我的进步之快表示惊奇，教过我几次后，便提议跟我赌钱，赌一个戈比，不为输赢，只是没白玩一场，用他的话说，白玩是一种再糟糕不过的习惯了。这一点我也同意。祖林又叫人送来潘趣酒^①，他劝我尝一尝，并一再告诉我必须适应军队的生活：如果不会喝潘趣酒，还当什么兵！我照他说的做了，然后继续打台球。我从杯子中喝潘趣酒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胆子就越来越大。台球不断地飞出台外；我直冒火，骂那记分员，天知道他是怎样在记分的，我的赌注越来越大——总之，我像一个突然挣脱了管束的孩子一样。时间不知不觉地在流逝。祖林看看表，放下球杆对我说，我已经输了一百个卢布。这让我有些着急。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，我表示抱歉，祖林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得啦！你不用着急，我可以等，现在我们到阿里努什卡那儿去吧。”

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跟开始一个样，我糊里糊涂地过完了这一天。我们在阿里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。祖林不停地给我倒酒，并一个劲儿地跟我说应该适应一下军队的生活。从饭桌上站起来的时候，我都几乎站不住了。半夜的时候，祖林把我带回到旅店。

萨维里奇在台阶上接我们。看到我这副无疑是热心当差的样子，他不禁惊叫出来。“你这是怎么搞的，少爷？”他埋怨道，“你在哪儿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哎哟，我的天啊，这种罪孽以前可从来没有你身上发生过呀！”“闭嘴，老东西！”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，“你准是喝醉了，去睡你的……扶我到床上去。”

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头还很痛，模模糊糊地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。萨维里奇端着一杯茶走进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“你放荡得

① 一种用果汁、香料、茶和酒混合制成的甜饮料。

太早了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”他摇着头对我说，“太早了。你这副样子像谁呢？你父亲、你祖父都不是酒徒，你母亲就更不必说了：一辈子除了克瓦斯^①，什么也没喝过。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呀？一定是那个该死的法国人。他总是往安吉普耶夫娜那儿跑：‘太太，热夫普里、伏特加^②。’看，热夫普里给了你什么！不用说，他真是教给你好东西啦，那个狗东西！用得着请一个不要脸的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吗，就像老爷家里没有人似的！”

我觉得很惭愧。我转过脸去，对他说：“你去吧，萨维里奇，我不想喝茶。”可是萨维里奇一旦教训起人来，要想阻止可没有那么容易。“现在，你看看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喝酒有什么好的，脑袋发沉，还吃不下饭。人一喝酒就没有一点用处了……喝一点加蜜的黄瓜露吧，最好是再喝半杯果子酒解解酒。要我拿给你吗？”

这时，一个男孩走进来，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给我的便条。我打开它，上面写着：

“亲爱的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请你将昨天输给我的一百个卢布交给这个孩子带回。我急需用钱。

随时准备为您效劳的

伊凡·祖林”

毫无办法。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转向萨维里奇——我的钱财、衣物和事务的管理人^③，命令他给这个男孩一百个卢布。“什么！为什么？”萨维里奇大吃一惊，问道。“我欠他的。”我回答

① 克瓦斯是俄国民间一种用麦芽或面包屑制成的清凉饮料。

② 这句话中夹杂着法语，意为“太太，给我点伏特加”。

③ 此处引自俄国诗人、剧作家冯维辛的诗《致我的仆人们》(1769)。

道，极力使自己的口气显得平淡。“欠他的？”萨维里奇反问道，他显然越来越惊奇了，“可是，少爷，你什么时候欠下的这笔债，我们才刚来到这里呀？事情可有些不对头。随你便吧，少爷，可是钱我是不会给的。”

我想，如果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不能摆平这个固执的老头儿，那么以后要想摆脱他的管束可就难了。于是，我傲慢地看了他一眼，对他说：“我是你的主人，你是我的仆人。钱是我的。我把它输了，因为我乐意这样做。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，只管照我说的去做。”

我的话让萨维里奇十分吃惊，他拍了一下巴掌，然后呆立在原地。“你还站在那儿干嘛！”我生气地大喊大叫。萨维里奇哭了起来。“彼得·安德烈伊奇少爷呀，”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，“别让我愁死吧。我的宝贝儿！听我老头子的一句劝：写信告诉那强盗，就说你是闹着玩的，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。一百个卢布！我仁慈的上帝！你告诉他，你的父母亲严厉禁止你赌博，除了赌个核桃什么的……”“你胡扯够啦！”我严厉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把钱给我，否则我把你掐着脖子赶出去。”

萨维里奇悲痛地望了我一眼，去拿钱还债了。我对这个可怜的老头心怀愧疚，但是我想要挣脱他的管束，我想要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。钱付给了祖林。萨维里奇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弄出这家该死的旅店。他来告诉我，马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带着一颗不安的心和深深的愧疚离开了辛比尔斯克，没有和我的老师告别，也没有期望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他。

第二章 向导

这片可爱的地方啊，
是我不曾相识的异乡！
不是我自己要来到这里，
也不是骏马把我带到这里：
是那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，
和那酒店中醉人的气息，
引来了我这年轻的小伙儿。

——古代歌谣

一路上，我沉思默想，并不愉快。我输掉的钱，按当时的价值来算是笔不小的数目。我心里不得不承认，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，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萨维里奇。这一切都使我觉得心里难过。老人家脸色阴沉地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，背对着我，偶尔干咳一两声，却什么话也不说。我想与他和解，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终于，我对他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萨维里奇！行了吧，让我们和解了吧，我错啦；我明白是我错啦。我昨天犯了错，无缘无故惹你生气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一定机灵些，听你的话。好啦，别生气啦；咱们讲和吧。”

“唉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少爷呀，”他长叹一声回答说，“我是生我自己的气呀；这全都是我的错。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旅店里呢！怎么办呢？鬼迷心窍啦：我突然想到去教堂执事的老婆那里，去拜访我的教亲。就如俗话说的那样：去看望教亲，会受到监禁。真是倒霉呀，可也只好这样啦！我可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和太太呢？要是他们知道孩子在外面喝酒赌钱，他们会怎么说呀。”

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，我向他保证，今后若没有他的同意绝不乱花一个戈比。他渐渐平静下来了，只是还时不时地摇着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一百个卢布呀！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
我渐渐地接近了我的目的地。我的四周是一片荒凉的沙漠，山丘和峡谷在其中交错。到处都覆盖着白雪。太阳快下山了。马车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往前走，或者，更确切地说，是顺着农家雪橇滑过的痕迹向前走。突然，车夫抬头望望远方，最后，他脱下帽子，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少爷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天气靠不住：起风了，你看，风把雪都刮起来啦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看那边是什么？”车夫用鞭子指着东方。

“除了一片白茫茫的草地和晴朗的天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“那儿，你看那儿有一块云呀。”

我确实看见天边有一块云，起初我把它当成是远处的小山了。车夫向我解释说，这一小块云就是暴风雪的预兆。

我听说过那一地区的暴风雪，也知道它往往能淹没整个车队。萨维里奇同意车夫的建议，认为我们应该折回去。但是我觉得风并不大；我很想及时赶到下一站，便只告诉他们快些赶车。

车夫把马车赶得飞快，但是仍然不停地望着东方。几匹马儿很